

# 文青 之死



來吧，來吧  
喚醒吧，生長吧  
在清白的生命腐敗之前

賴香吟

文  
青  
之  
死

賴  
香  
吟

**INK**  
PUBLISHING

文學叢書 480

# 文青之死

作者 賴香吟  
總編輯 初安民  
責任編輯 陳健瑜  
美術編輯 林麗華  
校對 吳美滿 呂佳真 陳健瑜 賴香吟

---

發行人 張書銘  
出版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 
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249號8樓  
電話:02-22281626  
傳真:02-22281598  
e-mail:ink.book@msa.hinet.net  
網址 舒讀網<http://www.sudu.cc>

---

法律顧問 巨鼎博達法律事務所  
施竣中律師  
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電話:03-3589000(代表號)  
傳真:03-3556521  
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 
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7號2樓  
電話 (852) 2798 2220  
傳真 (852) 2796 5471  
網址 [www.gccd.com.hk](http://www.gccd.com.hk)

---

出版日期 2016年3月 初版  
ISBN 978-986-387-084-5

定價 290元

Copyright © 2016 by Lai Hsiang Yin  
Published by **INK**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  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文青之死 / 賴香吟 著 ; --初版, --新北市: INK印刻文學, 2016.03 面: 公分 (文學叢書: 480) ISBN 978-986-387-084-5 (平裝) 857.63 105000188
---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 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目錄

在幕間：一則偽評論或偽小說 005

暮色將至 033

靜到突然 057

天竺鼠 087

約會 123

日正當中 153

遷徙 167

小原 187

文青之死：A Fond Farewell 199

後記：時差 257

文  
青  
之  
死

賴  
香  
吟

目錄

在幕間：一則偽評論或偽小說 005

暮色將至 033

靜到突然 057

天竺鼠 087

約會 123

日正當中 153

遷徙 167

小原 187

文青之死：A Fond Farewell 199

後記：時差 257





0000 0000 0000 0000  
00 000 000 0  
00000000 00 00000000  
0000000000

# 在幕間：一則偽評論或偽小說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0000

0

0

*Dearest, I feel certain that I am going mad again: I feel we can't go through another of those terrible times.*

——Virginia Woolf

當雷在一九六九年去世的時候，他看見了深愛的妻子妮亞，正在世界的另一端，等待著。他往那裡走去。妮亞應該知道是他，但她仍然無所表態；她總是這樣，過去的這一生，他們的關係，總是這樣子：他對她的現實生命至關緊要，但她卻總是讓這件事顯得無足輕重。

如同多年前的情況，他絕不能因為她的猶豫與冷漠而改變心意。他執著走上前去，進入了她，一個新的生命即將屬於他與妮亞；過去的一生，他與妮亞沒有孕育任何新的生命，但這一刻，一個新生命的發生，包含了他們與妮亞。命運的手掌重重地朝他們新生的身軀狠打了幾下，發出啼哭的聲音，一陣新鮮的空氣條地湧進胸口，前刻雷還依戀著的孟克小屋的氣味，在這一瞬間毫不留情地被收回了。雷知覺妮亞與他同在，然而，又如此難以分辨，他幸福但悲傷地知道，他與久別的妮亞重聚了，可是，眼前這一生，他想要在妮亞的身軀裡，取

得愛情，恐怕將走得比前生更爲辛苦。

妮亞的姊姊芬妮曾對雷說：你是唯一我會想像成爲妮亞伴侶的人。他沒有把她的話當作戲言，但也沒有因之喜形於色。他想，人們總無法說出心底最自由的想法，芬妮那樣說毋寧是以人姊的立場，想要簡單保護妮亞生命於平安，要不，這個姊姊其實也和當年那個求婚的雷一樣，不見得完全理解妮亞心靈裡某些隱晦不明的地帶。

那些隱晦不明，終其一生，雷都無從確定妮亞自身究竟如何感知其存在，又如何釐清其面貌？——然而，妮亞真正曾讓自己接近到足以去釐清其面貌的距離嗎？——拋出這個疑問的時候，雷的心中忽然簡單而清楚，可這簡單而清楚的瞬間，他也同時失去了妮亞的蹤影，他與妮亞的關係立即變得冰冷空洞，連最後一絲生活伴侶應有的情感也不存在。

他很快把自己的思緒拉回來，反省自己這般草率斷定妮亞只是在那些隱晦不明之中誤打誤撞，不免是出於自身的嫉妒與自私，是的，在前生，這些因爲

表面故作慷慨進步而不得張揚、不得追問的私我情緒，暗地裡，總在心底彷彿蟲群千萬啃噬著他。妮亞的朋友們，包括芬妮，經常覺得他嚴峻孤立，但她們可曾想過他是何以變成如此的？當妮亞以那種不解世情的眼神，一笑置之對他說，他們的婚姻關係不會因那些隱晦不明而受到任何影響，他能說什麼呢？

妮亞走後，雷的生活，之於世人，之於他自身，皆已無足輕重；妮亞最後那封遺書就是他們一生最後的書寫。即使在雷晚年完稿的回憶錄裡，妮亞走後的光陰，不過簡短幾個章節，相對之前有妮亞可談的記憶則不厭倦地寫了浩瀚篇章——那些青年時光，那些婚姻生活，以及那些困擾的隱晦不明之物，在此生，還會重現嗎？

與妮亞共同呼吸著新鮮的空氣，雷暗想倘若他可以預料得到生命竟有這樣奇妙的重逢方式，他希望自己不要來得那麼晚，因為，在及時的會合裡，也許他的命運可以來得及與妮亞的生命交換些什麼，比如說，一些穩定，一些必要的世故。然而，他繼續在那個時空獨活了二十七年，而妮亞，不知在何處漂

流，不知如何追想反芻她所經過的一生，以至於那些往事因而難以抹除地沉澱潛伏在靈魂的底層，隱隱召喚著她與他的新生命。

每當這新生命經歷了什麼相似於往日的線索，雷總共感到由妮亞那側傳來一種異樣的觸動。雷往往還能清晰的分辨出來，現在這個妮亞，莫名地在和往日的妮亞發生關聯，然而妮亞自身並不明白，整個漫長的童年與青少年，她連過去曾有一位妮亞都不知道。直到成年時節，有人向她展示前生妮亞所留下的相片，她動了心，不是因為那肖像是美的，而是因為其中一種纖弱的固執，使她感到不忍。

是的，不忍成了後來她對妮亞的一貫感情。即使現世她已經不再喜歡妮亞的文體，也不喜歡妮亞的苛刻，但她還是無法讓自己的目光從妮亞的神情移開，無法不去關注那些談論妮亞的敘述，甚至在她理解愈來愈多的時候，她開始悲傷地察覺，一種祕密的聯繫，存在於她與妮亞之間，好比那些稚氣不堪一擊的假面，那些瞬間推擠而來的焦慮，那些隱晦不明的情感——雷多麼希望它們不要再度現身於妮亞的生命，但它們還是來了，雷感到痛苦，不僅因為妮亞的任性使他痛苦，更是因為現今他與妮亞同在，他竟得親身感受這些他前生聽

說且爲之忿忿不平的事件，更糟糕的是他和她一樣無法抗拒，也無法看得清楚。

雷不知道，這一生，是否還會出現另一個人，如同前生的他，沒有顯赫的貴族家世，被形容爲「身無分文」的底層人物，只能憑恃教育，以及跟著教育而來的新鮮人事，來想像自己或有一天會變成另外一種人。

在那個由畫家、文學人，以及好批評分子所組成的知識社群裡，雖然他的確經驗到許多暢快奔放的熱情，但也有些尖銳的嘲弄使他不舒服。妮亞亦在其中，她經常表現得像個知識貴族，有夠資格的出身背景，夠資格的社交特權，好像她與他之間理應只比其他他人更爲遙遠而非親近。然而，出於什麼直覺，雷注意到妮亞間歇的冷漠不安，在他眼中，妮亞不比其他女子更爲美麗，但當思慮與憂愁湧上她的眉目之間，卻分外使他動心。他看見了，儘管嘴上伶牙俐齒，但在眾人風雅放縱的三角形愛之間，她卻踽踽獨行，而他是另一個獨行的人。

持續四、五年的社群友誼，雷沒有太多與妮亞獨處的記憶，當他告別朋友獨赴異國，在那如沙漠一般孤獨的七年之間，他也不曾和妮亞通過任何一封信。殖民地的原始叢林與非文明的生活，挑戰著他風雅的熱情，磨盡了他的幻覺，他意識到自己畢竟是個謹慎執著的人，往昔那群言語鏗鏘的朋友們，對他而言不再是世界的主體，不再激發他熱切的志向，要說其中還有什麼繼續使他掛念，尚未放棄的只是，妮亞。

當然彼時也有其他男子和他同樣愛慕著妮亞，但在雷的眼光裡，那多半是出於裝飾與知識上的匹配心理所做的便利選擇，他自信妮亞不會被這些因素所打動。妮亞毋寧只是與那些男士們嬉戲，可她同時也感到迷惑，為什麼沒有更熱烈的情緒足以打動她？她也想要一個足以傾心愛慕的情人，但始終沒有什麼人碰觸到她的內心。

無論是雷，或妮亞自身，在當時，都還未能明白事物的真相可能超出普遍的認知，即便妮亞最親密的友人黎已經向她展示了另一種情欲的可能，但她以為那不過是別人的方式。至於雷，在後來的生命光陰裡，他意外自己當年何以萌生那樣大膽的直覺，以為妮亞雖然表象看來與他如此不同，但她心下必有些



質素是他可接近的。這股直覺，加上後來黎暗示妮亞有可能接納他，以及芬妮的認可，他懷著一股對殖民主義的反感，辭去了官僚的職務，回到妮亞身邊，拘謹地向妮亞求婚，沒有黎的機智，也沒有芬妮的豐饒。

在新的時代裡，雷沒有遇見芬妮，不過，與其說芬妮沒有同來此世，毋寧是近似芬妮的人擁擠得如此之多，以致雷無法辨認出來哪一個真正值得前世的芬妮。

對妮亞而言，熱情豐滿又不失之瘋狂的芬妮，始終是她生命的燈塔，她對那股光源的依賴近乎迷戀，無暇分辨光源指引的去向是否適合於她。

然而，在守護妮亞一生之後，今世芬妮與芬妮們顯然更想專注於自己的生命，氣味相投的同儕伴侶，呼喊著她放下包袱，呼喊著揮灑與耽溺：享樂是熱的，痛苦也是熱的，知識要拿來服務生命，而非拘抑生命。這些人淋漓暢快地在雷與妮亞身邊來來去去，不過，眼前這位告別了芬妮，也告別了階級與社交的妮亞，非但不及加入前世記憶中的朋友社群，更和雷一起被推擠成了局外